11

T 434/.H6 201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北山之什二章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鄭氏曰〕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勞于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〇〔安成劉氏曰〕此章可見詩人忠

亭之心也
溥音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 夔峯饒氏曰無才者多勞以其能逸有才者多逸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爲賢而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不斥王而曰大夫忠厚如此 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以其能任事故也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賢叶下珍反

彭叶鋪即反 傍音崩叶下巾光反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不得息也傍傍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其意乃曰天子加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

賦也燕燕安也盡瘁事國言盡心力以從事獨賢之意 閩叶越笛反

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祖醉反病已止也○言後使之不均也下章倣此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乃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就逸於行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自窓耳但言之重辭之複也○箋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

叫號尸力反慘七感反劬其俱反棲音西

或王事鞅掌

鞅音快於兩反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

湛音躭都南反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

咎巨九反風音諷

或靡事不爲

議叶魚羈反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七恭反容也慶源輔氏曰燕燕安息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于休息或盡瘁而力爲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棲遲于家而偃仰自樂或遠或慘事不爲而疎遠勞勚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

然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燦燦衣服者有蔦蔓
霜者比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
於行者則天下安得而悅服哉○新安胡氏
曰胡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比詩言役之不均
祇音支
劉氏曰此作底與底同眉貧反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
適也釋文劬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
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慶輔氏
曰大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失期
之悔退而有諸事之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
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自塵汚之以無思者
言姑置之安以爲命可也不然遑遑所以自病而已矣

頍

宴叶莫迴反

興也弁貌頍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雝於勇於容二反 直男直就反二反

兮

興也雝猶酸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艽音求 野叶

圭與反

二月初七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
共音恭下同 毒音泰 孟音古

賦也征行徂往也究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色主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曰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礼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慶源輔氏曰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叠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于涕零也○愛源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即僚友之處者也征役固也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苦者有出者有尼有出也怒燮急反觀之則怒燮所以思之而弟正以零如雨不測之罪而不敢歸耳罪及者亦豈有樂事哉譴譴責加人以罪而相與言其罪而不言思其室家而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
除直慮反 還音旋 歲下佐反 聿音遹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暇叶明故反 憚音葛

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
睠音眷

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
睠睠勤厚之意謔詰戰反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
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
是以勤勞而不暇也憂之于際反勤厚睠睠懷顧言已
而顧念之也謔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詔伊
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

覆

奧於六反覆芳福反

賦也奧暖氣也日南春温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
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
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覆源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莫之事也又
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
寢而出宿於外也顧氏曰夜卧起宿于外憂不能
出宿又不止于睠睠而頋于内也○蠶山謝氏曰興言
興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女音汝
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豐山謝氏曰即所謂共人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豐山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本共而不敢慢也君子以靖共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福叶筆力反）

（予呼報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于人也）

小明五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前三章皆悔仕亂世厭于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然而知其不可言之申言之又申言之卒章則又寄其僚友之辭而戒其毋逐逐于名利而已此詩豈西征之大夫雅明明在上天謂之小雅明明自是小明之誤別爲一篇者偶因大明之文而誤歟）

○新安胡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雅明明在上天謂之小雅明明自是小明之誤別爲一篇者偶因大明之文而誤歟）

○盧陵歐陽氏曰大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之辭極哀然賦而不傷怨而不怒視比山之詩稍庶幾焉）

陳氏曰此詩因已於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感且於已之無賢勞之而謂憂之深而不知其辭之煩和平也父母故

將音搶七羊反　湯音傷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樂將亡李氏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于音也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慶源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日而信不能忘也思古而信不能忘也皆音皆叶居奚反

○鼓鍾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回叶乎為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慶源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善樂德爾也

樂音高　古毛反叶居尤反　淑音姝　牧留反

○鼓鍾伐鞉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鞉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劉氏安成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鞉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鞉矣注云長丈二

尺即切有三洲作四尺也

三洲淮上地（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臧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潛潛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不若今王之幽王之久于淮上也妯動猶詰也言不若今王之流亂也（慶源輔氏曰伐鼛舉樂器之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循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潛潛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潛潛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民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故不暇叶七心反）

○鼓鍾欽欽鼓鼛淵淵鞉磬柷圉不僭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亦聲也鼛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曰當時非古之時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戎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東至淮夷征之亦不自往初無事於淮上矣當闕其所不見於上詩即史也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可見者今姑釋而闕其所不知其論固當然而

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抽敉留反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

與音餘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祀叶逸織反

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蔟黎也 廬陵羅氏曰蔟黎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二角

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審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

如坻如京是積粟也坻都奚反京渙兵反 詩云坻即京也

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

坐也禮曰詔妥尸則礼記神特牲注曰尸始入祝盖祭祀簽族人之子為尸

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半入廬陵李氏曰簽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簽

之也西面再拜祝出迎尸尸不拜受爵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于人北入

云若迎牲而不迎言答拜遂坐○廬陵李氏曰簽主人祭統云若迎牲而

疑於臣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少牢曰尸告飽祝告利祝告孝祝又食主人

飽祝設俎尸又食主人不言厭尸又飲介大

未實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

也以奉其宗廟之祭嘗之日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

諸侯拼助以供粢盛不敢不潔不敢以祭于神者恐不必專于己而非天子之詩故言

不先戒則而後致力于小雅而非天子之詩篇在之末此詩之公卿言之蓋

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

莫黎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翫黍稷也（慶源輔氏曰首四句推本王氏以爲我倉既盈則无所藏之而露積爲庶幾也）故我之黍稷既盛（音成）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慶源輔氏曰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孝也推勸敎也以奉宗祐所以致其孝也推之以敎人之賢公卿所以勸敎也推之以敎人之賢公卿所以為不可以也）

濟子亂反蹌音蹌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

音與反叶音崩補彭反叶光反明叶莫郎反

饗叶虛良反慶叶祛羊反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慶源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進品物也秋祭曰嘗嘗新也（眉山蘇氏曰烝嘗報也）剥解剥其皮也亨者熟之也肆者進之也（慶源輔氏曰剥亨四事將各有其人皆豪蹈其骨体於俎也）將奉持也（音捧）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傳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曰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云索求神也○疏成鑑氏曰門內待賓之地恐即大門之內屏墻之外人君生時所守立見賓之處恐在寢謂之守在廟謂之祊故使祝祭于其處也○慶源輔氏曰古之祭祀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傳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

民曰干民云凡祀祼獻則求諸陰陽索祭祝于祊則求之陰陽之間蓋鬼無不在來之備如此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慶福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閟宮曰靈保則巫也神降而託巫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安城劉氏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号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樊音寔七乱反蹟七亦反叶七畧反炙之救反叶陝畧反莫音暮叶木各反客反叶克各反叶徒恪反獲叶黃各反格顧反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既

慶笑語泮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

碩叶常約反燔音碩叶庶叶陟略反

賦也爨竈也〔毛氏曰〕雝爨廩爨也○〔孔氏曰〕雝爨以煑肉廩爨爨以炊米少牢云雝爨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廡西南北上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尸也肝亦以俎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嚴陵李氏曰〕蓋肝主敬故以君婦言之〔臨川王氏曰〕執爨踖踖者可知也君婦頗尊者也賤者踖踖敬而不敢慢尊者可知也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而肉燔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洗爵酌亞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洗爵酌酳尸兄弟以燔從○此燔火從之而置之○〔嚴陵李氏曰〕蓋肝亦在俎也以俎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臨川王氏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敬而不敢慢尊者可知也君婦頗尊者也尊者踖

莫則卑者可知也意佳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即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羞主婦之心內羞則酌食糝食庶羞羊臐音移臐音熏麃音祈義音志○永曉皆有義臐臐音移臐音熏麃音祈義音志○永曉皆有義臐臐音移臐音熏麃音祈義音志○永曉皆有義臐

賦也嘆竭也善其事曰工必芬香也卜予與同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察整稷疾匡正救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致神意以嘏假音假主人釐源補氏曰祖賚孝孫鄭氏以爲祖賚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嘏傳失辭此二字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永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眾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釐源補氏曰禮容莊敬二句既齊既愃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眾善之極使一句尒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未錫爾極一句使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釐源補氏曰以下皆承上句此解時萬時億一句之詞少牢嘏詞少牢曰主人稽首尸執以命祝祝受尸嘏主人稽首尸答拜主人受立東北面嘏主人曰云

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婦汝孝孫注曰承傳來注曰遺曰釐賜也釐陵李氏曰工亦若賚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嫁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曰引長也言無此大夫之禮也妥成諸侯劉氏曰羊承曰少牢火牢火牢饋食矣之大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祭礼也曲禮又曰子公卿之礼故有熯爾牛羊之又也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叶七吏得反

嘏辭既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皇尸命工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

戒叶訖力反　位叶力入反　徹直列反　燕於甸反

私 叶息夷反 備叶蒲比反

賦也戒告也〔愛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礼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既畢主人往作階下西面事既畢矣祖位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愛源輔氏曰〕主人出立於作階下西面俟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孔氏曰〕尸與神爲節主人降立于阼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尸象焉火牢曰告利戒畢也〔愛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礼之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既畢矣祖位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孔氏曰〕尸與神爲節主人降立于阼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尸象焉火牢曰告利戒畢也

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連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

〔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連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邁也

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詩宰夫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曰〕諸宰徹去諸饌君嫌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冥成劉氏曰〕像禮主人佐食徹而有司歸之尸俎則兄弟衆賓之俎則有司徹而歸之賓俎則之尸俎佐食徹之尸俎則及祝徹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祝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俎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奏音族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

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

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九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寢成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在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西爲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東户牖户之内爲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西廂之内有耐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是也廟者是也廟之西近南各有東室之西廂西廂而東户牖户之内爲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西廂之内有耐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是也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爲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尸所謂室無東室廂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乳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之事即言燕私之事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皆入也

又曰燕則同故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旨而皆歡慶醉飽稽首稽首頭拜至地也而言曰何者之祭神既嘗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廢而引長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脩何以致之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既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甸畇畇原隰曾孫田之

甸音殿田見反叶徒薦反畇音均

素牛羊以爲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組豆
有碩各之實主嫡有靜敬之德寔客之異獻
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媚而式礼
莫愆樂備舉私之事中而并載燕者之慶辞也○奏成
信燕劉氏曰詩言濟濟蹌蹌蹌蹌莫莫卒度卒
獲式禮莫愆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繫俎豆之碩庶
之致食所以養人一事五章言礼意以報于主人
政隊之盛此德盛欲盛而燕之事六章則
與神明則燕以私曰交酬之禮樂師曰
酬百福爲燕則爲爰始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
万壽無疆曰万壽攸酢曰卜尔万壽攸除之
君子即也楚茨

甫田之什

甫田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言
耕其地辟除其草以成祭田也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
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
其溝塗也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
有澮有川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
有畎有距以畎遂溝洫之也龍音壟

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周禮土田
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大指
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言信乎此南山者本

禹之所治（疊氏曰）雍（則禹固治之矣○（華谷嚴氏曰）言禹甸（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安成劉氏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大雅）之于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之存人心可以見人心之不忘禹（安成劉氏曰）禹之所以知本也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安成劉氏曰）地之勢以縱爲順以橫爲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雨于付反霂音木涇叶烏谷反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

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嚴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潤故言霢霂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鍾產于斯地中至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若冬有雪寒氣高之深入於地春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或音域

○疆埸翼翼黍稷或或嚴嚴孫之穡以爲酒

音祕洛反

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年叶尼因反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餚貌或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餚而穀茂盛者省曾孫之穡也（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有章田畝之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安成劉氏曰）與尸謂敵體賓酌尸尸酌賓并祭未嘗同姓於寢是之謂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墾闢夫由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重言二章之意三句方言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又言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上天饒治之賜與夫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餚治之意也

泰○（安成劉氏曰）集傳所謂瓜叶攻乎反洫側居反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

孝叶孔五反　祜候古反

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賦也中田田中也洫酢醋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慶源輔氏曰）每家廬舍二畝半○（新安陳氏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後漢書注曰井田法人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臨川王氏曰）地无遺利也瓜成剥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

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膟毛取其血脂

騂音辛意營反　膟音聊叶音勞　考叶去久反

膟也清酒清潔之酒鬱營之屬也鬱谷戾氏曰鬱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也○陳氏曰鬱營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赤色周所尚也陳氏曰三代各用其所尚之毛色祭禮先以鬱營地求神於陰也鬱陽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膟脂膏也氏氏曰刀環有鈴其聲節膟者腸間脂也取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

告殺也取其膟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黍稷實之蕭乃以燔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陳氏曰蕭艾大也

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膟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躬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

記曰周人尚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陳氏曰灌以圭璋酌鬯始降神也已灌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礼也

薰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薰音熏　羶音同○陳氏曰羶謂薦熟時也薌香同　焫音爇

羶薌即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也

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熱氣上出所謂魄升下

休潚冷也潚所謂魄降諸陰也鬧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承接其氣而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發散即陽氣以求之陰氣來之又曰如言周人求諸陰陽便先作樂以求魄之降祭求諸陰陽所以求其魄

亨叶盧良反

○是烝是享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叶莫郎反

烝進也烝或曰冬祭名○嚴谷嚴氏曰烝異于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為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言烝而飲食必芬芬祭之大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陟角反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反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食音嗣

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髦音毛叶滿彼反耔音子叶獎里反薿魚紀反

攸介攸止烝民髦士

士鉏里反

貳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井相比一夫其田百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九夫為井井井相比一夫其田百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主烝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

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壅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去聲忽豆反鉏也壟草因壞音怪以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畝平則根深而能耐音風與旱也發茂盛貌○朱子曰按漢書曰趙過能爲代田古法也耔附根也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曰代田一畝三畝歲代甽以言苗稍壯每耨輒附附根北

來豈無水旱霜煌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歛散得其道也○妥成劉氏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

慶叶祛羊反　御牙嫁反

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歛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齊音咨　明叶莫郎反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之句龍能平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生萬物者也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州社者五土之名也鄭云社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死以配神而祭之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方方音是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方注云羅弊猶罔也秋田用罔罟以田謂之羅弊而罔止衆皆獻其所獲禽獸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

豳氏曰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嗇為稼穡謂之先嗇

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盛齊音咨盛音成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新安胡氏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報明犧羊此祀方社之禮也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以見方社舉田祖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慶歸其功于民也

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祀田祖者然也○疆祈年之祭也祈於田祖方社而不及田祖因以見田祖也上言穀我士女溥其慶歸其功于民也

祈甫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以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以見田祖也上言穀我士女溥其慶歸其功于民也

城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句言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以見田祖也上言穀我士女溥其慶歸其功于民也

祭齊明犧羊鼓擊鼓之盛也禮以備物故以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以見田祖也上言穀我士女溥其慶歸其功于民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未易長畝終善且

如羊反　叶羽已反　饁音叶　畝叶滿彼反　畯音俊　羽已反　叶補美反　叶毋鄙反

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饋食也畝田畯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

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旨則莘而喜矣否則慘然為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攘彼必有所不敢獻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間也○東萊呂氏曰此言省耕之時魯孫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慰然其若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魯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靈陵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魯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省誠心之至也○慶源輔氏曰田畯見魯孫曰不怒亘文以見意也於田畯見之而喜魯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督趨而自勸也

○魯孫之稼如茨如梁魯孫之庾如坻如

京叶居良反　茨才私反　梁奴良反　庾羊主反　坻音池

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慶叶法羊反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毗至反如屋茨耳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安成劉氏曰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梁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華谷嚴氏曰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慶源輔氏曰夫以時歛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大拼水耘

沾躰塗趾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于彼而歆報之厚宜矣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悠矣則是末世薄裕之所爲古無是事

甫田童童十句 種童勇反 事叶上止反報叶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 養里反耘叶筠彼反耨叶工洛反 碩叶常約反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穀叶工侯反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 臨川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

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魯孫之所欲 慶源輔氏曰農夫以之敬則上之意孚于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東萊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言田事自始及末以次陳之○○慶成劉氏曰此章言大田多稼總修飭而茂生盛美端也○豐城朱氏曰大田多稼總既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庭且碩備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淑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種之所欲也此言其處以順魯孫之所欲也忠也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方音芳阜叶房九反好叶許荀反莠餘久反螣叶特得反

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

炎叶虎委反
螟音冥莫迸反

炎火

賦也方房也言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甲孚者米外之粟皮上已有孚甲者表實未堅者曰皁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皁孔氏曰裹粟皮也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實未堅者曰皁孔氏曰穀粒之生而未充滿曰皁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孔氏曰稂狼莠也○童氏曰莠稗草也莠苗既似禾實亦似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孔氏曰此四種虫皆蝗也稗幼禾也孔氏曰虫災言其苗既盛矣鄭氏曰盡生實矣盡成實矣尽尽堅熟矣盡齊好貌而無稂莠撰種之善民力之專特氣之和所致之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

慶源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於成實也其苗之盛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蟊螣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稗禾且不害則其庭實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所及也故願神之去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於坑中既死不復為患古之遺法如此

蓋古之遺法如此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萋音妻於檢反興去成劉氏曰興雲貌渰力檢反齊音私叶息夷反

私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

既秀實而頴其無損也
穧子計反

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滃雲興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疏曰方一里爲井其田以九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家各私百畝爲九百畝君子之祿而私田公田野人之所受也○箋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百畝爲一夫爲一井則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爲一里爲一井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薙載之所不及者遺而不斂者謂刈而束縛之所不斂者皆緣豐斂之故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豪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滯束彼有不及秉之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始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疊山謝氏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至農夫望雨如望父母用其極農夫之愛君亦無所不盡其田頴其田畯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穫穉被遺穗有親戚之情也尊君之義則害又言其甚蝗之害則雨先之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童之

氏曰此章欲雨公田不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之氣象乎○愛成劉氏曰此章復頌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介景福

禋音因祀叶逸織反　子畝並見前篇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其婦子饁其田畯至喜而勞之○長樂劉氏曰曾孫以下成劉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與上篇章旨不同也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畯亦至喜而勞之也臨川王氏曰喜其趨獲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者舉南北以見其餘也東萊呂氏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器幣二方以方韻向是也

孫之受福也愛城劉氏曰承上章言其後而報祀以祈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愛氏曰楚茨以下四篇即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相類斷无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

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愛源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体也下之歆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賴以為一體則君之德固厚而其福祿終之○（張氏曰）受莫大焉（楚茨祀乃以祭祀而言也）天下至美之治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茂禮樂倫事也蓋田事倫而和平則人君有壽考安寧之樂此天下至美之治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茂禮樂倫而和平則人君有壽考安寧之樂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

瞻彼洛矣維水洪洪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晉昧音閣奧許力反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洪於良反叶韻未詳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問洛水或云兩處案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洪洪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韐所以名其染（韎韐音昧韐音閣）韐韐也合韋為之（孔曰韎韐茅蒐染草也李氏曰韎韐陵李氏曰合韋為韐韐陵李氏曰合韋為之韐韐昭謂急疾呼茅蒐一名倩可以染韐故因謂之韐韐故謂之韐服注）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疏劉氏炫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人故六軍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此天子會諸侯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洪洪君子至止鞗琱有（補頂反）

秘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鞞補頂反琫音蓽　秘音必必孔反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笑也琫上飾秘下飾亦戎服也毛氏曰天子正琫而珌諸侯邮音遥璗音蕩琫音本珌音必乳氏曰珌蚤甲也黃金謂之璗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邦叶卜工反

家邦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案子曰詩多有倒詳應答之辭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北君也當時朝会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蒙上者華又是報其

臣桑已鴛鴦皆然○寇宇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国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雲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濟上聲思呂反

鞞鞞者華其葉湑湑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寫叶想與反

興也鞞鞞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鞞鞞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悦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悦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箋蕭首章文勢

全相似慶源輔氏曰爲諸矣而使天子見之陀樂蕭着章文勢相似有譬喻矣先生正以此章與參答略彼洛矣也故知其爲天子美諸矣之詩以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慶叶墟支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又章斯有福慶矣慶源輔氏曰文章則德之積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白叶僕各反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叶祖戈反 同上 宜叶牛何反 右叶羽已反 又有叶羽已反 同上 似叶養里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二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音戶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辭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戒勵之意○安成劉氏曰頌禱之詞然亦寓期望之所謂頌禱之詞也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時邦反

領頸也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所類反之職者也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臨川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而蔽內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辟音壁　戢莊立反　難叶乃多反

翰幹也所以當門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上也不那上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爲方邦

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為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不敢自恃其隤而不多乎哉百辟為憲有期則不易不僭不傲慢之意不戢不斂不敢忽則其受福豈不又而不戒之意○【臨川王氏曰】戢斂之則不傲慢之意○【新安胡氏曰】此亦戒之辭也○【劉氏曰】宛柳云不尚不明輔大則受福豈言哉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觩音求　敖去聲　五報反

觩角上曲貌周頌作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觩音求　敖去聲　五報反

觩角上曲貌周頌作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

而福又來求我也慶源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即紲前之翰四国於蕃文武吉甫方邦為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

等語參之則此為无知也

宜叶干何反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飛則雙一性馴偶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兔罟也乳謂之畢則張以待禽以掩之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

戢斂也遐遠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

戢斂也遐遠也

福

興也石絶水爲梁戔戔小貌飲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戔其左翼以扞外若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絶證反廄音救秣音味叶莫佩反文魚盍反叶魚輔反

○秉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摧莝秣粟釋文曰摧不是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秉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美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秉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綏叶如字又上果反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鴛鴦匹鳥也愛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詞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嘉叶居何反

頍音圭缺婢反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旨音指殽音爻叶胡茅反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鴛與女蘿施于松柏

匪音斐施音移叶以支反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憂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兄弟皆是宴時之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敖中實維伊何今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敖其實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六句之中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實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之疑此章當爲賦而興又比又考之舊本皆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憂源一句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非他人也爲寄生也葉以當盧之此物自成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

如金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泊傳二音也○此亦燕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爲與女蘿施于松

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

叶才浪反
来叶陵之反

戚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依何也時善慶源輔氏曰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善也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旨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音已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

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曰謂我舅氏吾謂之從父昆弟為舅氏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姊妹之子為甥甥舅如彼雨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而為雪陽氣薄而為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雨水因水而為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霰盖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故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感動以極歡趨耳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豐城朱氏曰推親親之恩主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

睦之殺也蓋君子之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宴飲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辟占旹罟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奉胡倩下介二反 宴音 齊力兖反石侀石侀二反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

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交叶羽已反

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叶居父反 鷮音驕

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譽呼報反 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徵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埤雅曰鷮長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孔氏曰語云四足之美有熊兩足之美有鷮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

配已而教誨之（慶源輔氏曰長彼頑女令德來教已而教誨之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雉無曾酒式飲燕幾雉無嘉殽式食燕（與音汝）
幾雉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言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雉無言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閟毛至慰反才落反新音棄思呂反思）

○陟彼高岡析其柞新析其柞其葉湑（鮮浅反馮可思羽反）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新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仰叶五剛反行叶户郎反駉音瘴孚非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嚴陵方氏曰此二句極思慕之善讀詩者以此古人之情而好仁者以之鄉

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鄭氏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豐城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藝也景大也行道進德之謂也可知聖德之可慕矣由是由聖人之道以來至聖人之所止則知大道之可行則知高山景行之可仰則止於景行之可止則所謂至善不外乎仁孝之不遷而不已如舜之孝也其德行大也不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慶源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成劉氏曰此詩之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車舝五章章六句

德之來教故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報之至也四章章五句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四句言其畧耳○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其之而無厭也三章自謙之辭言雖無以報之而有以樂之也四章章五句言之美故此但言其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榛音爭韋又構音媾古豆反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爲二人罔極之禍其始未至於亂四国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乎不至于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言下二章以青蠅興讒

將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曰）鍾鼓慈射改縣也○妥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鏞于堂下東西比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既傳所引乃燕射之事也（孔氏穎達曰）集傳所引乃燕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慈射之樂耳射者蓋諸侯之大夫士之射則皆用樂故記之大射鄉射燕射則先行燕禮而後行射禮燕禮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以燕自有常縣之樂為更慈聖之耳（葉氏時曰）大射鄉射燕射既酢主人自飲而獻賓賓既酢主人又自飲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酬而遂舉之謂宿設者先儒以爲燕禮主人酬賓賓曰酬賓既酢主人主人又酬賓賓受之奠于所奠之爵交錯以旅酬也（安成劉氏曰）往來者東西交錯也

逸逸往來有序也（安成劉氏曰）逸逸所謂獸矣也燕射則張之能慈虎豹熊羆麋鹿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偶於其耦之數也其畫皆毛物也○廬陵李氏曰言侯者直畫而已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氏曰）侯君侯也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廣一丈八尺以爲侯身上下各二幅以爲三舌下又各一幅以爲二舌舌廣一丈八尺此燕射之侯不分之一爲正鵠則于正鵠則以丹色其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鄭氏曰）侯有中有身有上下又成劉氏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矣以布為之天子與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其高一丈八尺九尺其高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則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以丹色其為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

抗張也（鄭氏曰）抗舉也張侯（鄉射禮注曰）網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

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網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爲左掩向東也（孔氏穎達曰）掩音偃至將射

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右下綱綴出於舌外以持舌而大繫之四角而繫之此

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北反至其耦也

鄭氏曰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盧陵射禮選群
李氏曰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射禮
臣爲三耦盧陵李氏曰三耦使大夫士爲之若無射則天子諸侯綱一侯三耦三耦
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敵猶奏也發發矢
也的質也孔氏曰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
豐上之觶音貴也豐上不設禮曰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
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以退立于西階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
觶進奠于豐下註曰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以退立卒○衛武
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童言因射而飲者初筵
禮儀之盛安成劉氏曰豆酒豐形蓋似豆而卑○衛武
言之首特以初筵發之劉氏曰燕射王於飲酒而
者若將不保其終也
於設鍾鼓奏鼙鼓奏鼙酌獻酢酬之後司射乃命納
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迁樂於是乃射故
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奏鼙酌爵之後也抗大
侯張弓矢而飛耦拾鉤入發孔氏曰拾更也
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
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
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奭載手仇室人入
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

反
都南反叶持林反樂音洛叶奴金反仇音拘叶求其
二音

其備也（孔氏曰言百禮之備也）事（神之衆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敵尸尸酢而卒爵也（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酬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也）後（長兄弟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謂此類歟事者謂佐食也（孔氏曰）佐食謂于賓客之中取又（又設饌食之人）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音抗注曰）崇高也爲高坫抗所受圭奠于上焉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以成之（有備樂以洽百禮）有備禮樂也以（慶源輔氏曰）毛氏謂籥舞笙鼓有備樂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相應（音擧矣）因射而飲（飲者飲則八音擧矣）因射而飲（飲者飲則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安成劉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以成之（有備樂以洽百禮）有備禮樂也以（慶源輔氏曰）毛氏謂籥舞笙鼓有備樂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相應（音擧矣）因射而飲（飲者飲則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安成劉氏曰）此言因射而飲（飲者飲則不至於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因祭而飲（飲者飲則不至於亂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爾其坐遷屢舞僊僊（幡叶分遷反舍音捨）

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音必毗必反
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下同也遷從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秩常也慎慎禮而密盡謂必必
媟音薛嫚音慢也秩常也
而卒乎亂也〔莊子曰〕〔亂注云〕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
幡幡悁悁載號載呶之時也〔愛源輔氏曰〕溫溫
其恭威儀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悁悁猶不謹必至於失
舞終乎亂也樂飲酒悁悁憂迁憂
號音毫乎毛反呶音饒女交反歡音貶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

起其石反
歡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郵叶于其反 傞音娑
素多反八
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
嘉叶居何反傞叶牛何反
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亂氏曰〕歡歡傾側之狀動與尤
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
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之狀因言賓醉而出
則與主人俱有羙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愛源輔氏
曰〕歡歡北僊ㄣ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飲酒之

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資山蘇氏曰此章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怠叶養里反
古叶夫志二音劉矢引之
羖音古殷又音
俾音比
古叶浦美反
古叶夷谷鬼鼓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燕禮曰射人為司正鄉射禮曰相為司正○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飲酒禮鄉射皆曰相為司正蓋司正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禮曰或立之監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史也或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羊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至於大怠乎告之若同從者勿語
○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蓋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君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
欲其不至於皆醉而但告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濮人謂无事故飲者亦其怠者何也蓋凡酒者則號呼謹呶而云也言自醉言匪由勿語應前章則豈可語人哉

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詒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妥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恐酒酣顛覆德荒湛於酒也此詩為言猶抑抑詩言抑抑威儀敬之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威儀棣棣敬慎之語抑詩言載弁俅俅之意頗同抑詩言載弁俅俅之意頗同抑詩言威儀棣棣敬慎之語抑詩言出話无玷之意頗同抑詩言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之意頗同抑詩言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之意頗同抑詩言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
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
飲酒矣

○興也莘長也 莘所巾反 叶士戎反

豈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

那乃多反 豈

尾王在在鎬飲酒樂

豈

興也那安居處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
者德盛則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
以形容也但美其樂宴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
之能

魚藻三章章四句

筐音匡 管音烜 乘繩証反 馬叶滿補反 古本反補音甫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朝音朝 予音與

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
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礼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
以封異姓為之樊馬大帶也纓垂也鉤所以引之
鞅樊纓皆以五彩罽飾之

而九成象路以象飾无鈎以朱飾勒(樊大音盤罾劇音計)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煩亦以氏反七之於裳也(孔曰以衣)畫以卷(衮音)龍也黼如斧形(東萊呂氏曰)玄者衣之色(衮)龍首卷然謂之衮(○衮)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上公之服二曰山三曰華虫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衣五章裳四章(鄭氏曰)自華蟲以下(鄭氏曰)雉謂華虫也其侯伯鷩(音鼈)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三章裳四章子男毳(尺銳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衣一章裳二章也(鄭氏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鄭氏曰)是以謂玄鳥凡冕服皆玄衣纁裳五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錫予之至厚者耳○晉城朱氏曰予之以衮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服其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于常礼之外也則其歎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戚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驟駸駸載駟君子所

戚音析叶巨斤反沸音弗檻胡黯反泉叶才匀反芹音斤旂音祈淠淠音佩嘒音曀

叶居氣反

屆

興也 臧沸泉出貌 檻泉正出也 〔孔氏曰〕正出涌泉也 ○〔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芹水草可食 〔陸璣疏〕芹一名水葵 〔埤雅曰〕水菜一名水英 渭動貌 嚶嚶聲也 〔臨川王氏曰〕嚶嚶言其聲之細无攸馳驅故也 屆至也 ○臧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旅見其旂聞其鶯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苯音弗

下叶后五反 紓音舒 叶上與反 三丁音與 樂音洛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

命叶彌并反

之

賦也 脛本曰股 邪幅偪也 邪纏于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 〔孔氏曰〕縢絨也 各行縢者言行而絨束之也 ○〔鄭氏曰〕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盧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鳥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敬併觀之 交交際也 紓緩也 ○言諸侯服此芾偪見于天子恭敬齊 咨夷反 二音遫 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禮城朱氏曰〕禮以齊遫爲敬彼交匪紓則天子即福祿之所申也 〔孔氏曰〕天子之所予萬福之所來彼交匪紓則天子

殷多見反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

邦叶卜工反 平牌延反

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〇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〇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禄綏之

興也紼繂音律也〔孔氏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脆厚戾至也〇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揆之〔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之言天子能葵度諸侯之心而知之也福禄必脆之於是又嘆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采

汎芳劒反紼音弗纚音黎脆音翠葵叶郎之反

采殺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心猶以爲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以鎮天子之邦爲天子之所聚而又喜其德足以鎮天子之四方則言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也憂

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遠叶于分遭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遠叶于分圓反

駪息營反翩匹然反

駪駪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興也駪駪衆多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反有似兄弟婚姻親洽遠近之意爲弓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駪駪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靈陵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觔往來以息則內附若不詩人以興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

矣　遠同前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廬陵歐陽氏曰王與胥皆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机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裕　遠同上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裕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巳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攘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敝【慶源輔氏曰】即大學絜矩之道也則豈有相怨者哉【臨川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泰彼此相怨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始由終則戒之以不遜之禍其曉之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于忘身循云至于亡斯已也【須溪劉氏曰】末句駒叶去聲後叶下故反音食音嗣餽音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
飫於據反取叶音豎
比也餽饋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莆拜反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實事而言蓋時有讒已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已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餽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之太甚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徵獻小

人與屬

屬音蜀叶殊遇反

比也榛楛人謂之徐侯楚人謂之長臂者為徐侯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羙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說佞以來之是猶教榛升木又如於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羙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長樂劉氏曰小人樂升木也倡之是教榛之教是以塗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徽以化下之速於影響導之不善而王又益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上之所以不善之教榛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

雨雪瀌瀌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睨音現　下去聲遐稼反

婁力往反苟子作屢

驕

比也瀌瀌盛貌睨日氣也張子曰說言遇明者當自止安成劉氏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羙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導耳罪不在於民也望安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安成劉氏曰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徽猷而下之與屬者其機盖如此雨去聲符驕反

○雨雪浮浮見睍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漉漉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髦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被髮此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戕也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国道廢則如蛮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莞之協和萬邦中庸之道也此先王厚澤之本

經必以親九族爲先所係之大惟在於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而已以有常棣伐木所以於人頗介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之本矣詩人所以於此刺則喪其治国乎天下之卒

莞音丸 戰國策作上天甚神

有菀者柳不尚息愠于群小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爲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踖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曖近也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

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

菀叶于元反　愒音憩　蹈叶力制反　瘵音債

比也愒息瘵病也蹈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蔡叶于列反　遏叶叶力制反

比人頗旣於王者耳若是比躰以人頗息於栁陰以尚息爲無自瞰爲兩句意思各別

菀音鬱　同上　瘵音欺例反

遏焉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傳音附　矜天叶鐵因反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孔氏曰〕狐之黃者多狐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慶源輔氏曰〕容言如是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則德可知言則德可知〕故為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都邑豈能如舊乎流死于鎬之後都邑為鎬京也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髮叶方月反 說音悅

賦也臺夫音扶須也〔陸氏曰〕苾草也可以為簦笠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髮而已〔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臨川王氏曰撮在野與衆雜之女也綢直如髮去聲亦言其髮之美耳〔盧陵羅氏曰〕說文綢繆密也解順新語其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琇音秀 苑音鬱於粉反結叶繳質反

賦也琇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

讀爲姞其吉声　入尹氏姞氏周之婚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孔氏曰〕武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王室故見也是世貴舊姓昏連王室故見也是都人之女有礼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称也死者謂之尹吉也〔安成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也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称也死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蠆音瘵　叶落蓋反　卷音權

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曰〕禮大帶垂三尺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歛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音擇蟲也尾末捷音厲然似髮之曲上者釋文曰健舉也長邁行也蓋尾爲蠆短尾爲蝎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盱音吁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言其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

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不雅注菉蓐也今呼鵝腳草爲菉音祿匊掬也六尺曰尋兩手曰匊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豐山謝氏曰婦人不在不事容飾故飛蓬○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埤雅曰豐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匊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豐源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召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

藍盧談反　襜尺占反叶都廿反　音占叶多甘反

詹

賦也藍染草也濮氏曰藍可以爲靛染青以之靛音奠衣蔽前謂之襜詹郎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

繩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

尺救反又況亮反叶姑弘反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張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位氏曰]今遠行從役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其如此而不張弓釣而綸以見其欲無往而不可也

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則悠曠甚矣

叶掌與反

者音叙叶音滑勦音房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之詞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嵩占報反　勞力報反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任音壬　葦曰　褒反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

歸叶將黎反　牛叶魚其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人輓車也[周礼]

御師注曰輦車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鉏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安成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輦車也劉氏曰我車我牛牛所以駕大車也安城劉氏曰我車我牛于重載之車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也集成也營謝之後既成而歸

○我徒我御我旅我行騋牝三千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處

賦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信陽縣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爲強弱哉頌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寧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

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溝洫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泰稷）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陳藥呂氏曰申伯之德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鄉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憲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始寧焉此其知戒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相表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難乃多人樂音各下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孔氏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阿美貌難盛貌皆言其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聚與善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陸氏曰桑枝所以隰桑者蓋以隰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善我比）

其樂如何哉詞意大聚與善我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陸氏曰桑枝所以隰桑者蓋以隰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善我比）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沃烏酷反叶斡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先澤貌（長樂劉氏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音交）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愛叶詠既反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

[石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臨川王氏曰]所謂盛德至善不能忘也○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

人

比也漮流貌北流豐鎬之閒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疊山謝氏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樵祖焦反　過古禾反　哀烏開反　慟徒弄反　哭苦木反　材反　烘火東反

心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新新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乳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

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慅慅視我邁

聞音問慅念七到反

比也慅慅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慅慅而反視我邁邁何哉寵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邁之而去操之憂戚而魯不能感動視之遲而存之久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音秋

隰桑四章章四句

華音花音姦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案子曰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遠何哉

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天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張子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泯符彪反

○滤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

田叶地因反

比也鴛秃鴛也毗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梁魚梁也○蘇氏曰鴛鸛皆以魚爲食然鸛之於鴛清濁則有間矣今鴛在梁而鸛在林鴛則飽而鸛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鴛而棄鸛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復以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也鴛鴦匹偶並棲之常也○臨川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幽王无良不一其德匹偶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謝氏曰鴛鴦之不如也○謝氏曰戢其左翼言成劉氏曰戢其

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偏步與反

○有偏斯石寢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疵兮

比也偏卑貌俾使底病也○有偏然而卑之石則寢之者亦卑矣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安劉氏都底

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嬪而曰娶失節者以配己則己亦失節亦此意也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底也

曰華八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嬪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姑言其体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既物四章則言其体尊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於鵐反音嗣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秋鳥比棄而王之三三其德而嘆王之舉措耶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以輕賤妄成劉氏嫡妾之分則一也○疏躰比章躰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秋鳥比棄而王之三三其德而嘆王之舉措耶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以輕賤妄成劉氏嫡妾之分則一也○疏躰比章躰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於鵐反音嗣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秋鳥比棄而王之三三其德而嘆王之舉措耶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以輕賤妄成劉氏嫡妾之分則一也○疏躰比章躰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於鵐反音嗣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秋鳥比棄而王之三三其德而嘆王之舉措耶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以輕賤妄成劉氏嫡妾之分則一也○疏躰比章躰

比也緜蠻黃鳥聲阿曲阿也（孔氏曰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阿是丘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烏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詩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宋子曰丘阿必岑蔚之處）憚畏也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孚煩反　亨叶鋪即反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三山李氏曰瓠葉止可以爲蔬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然君子有酒

兎它故反炮白交反燔音墳叶汾乾反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獻叶虛言反

賦也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之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疊山謝氏曰〕蔡莱以爲嘉蔬一兎以爲殺不必異饋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寡多音隻叶之涉畧反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才洛反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市周反

炮叶蒲侯反

○有兎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賦也酬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是尊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酌爵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酬

瓞葉四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礼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謹詞耳若是也有謹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朝叶直高反

武人東征不遑朝食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雲]麓陵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原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卒在聿反

以叶莫筆反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嘀音的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反沱徒河反

他湯河反

滂普郎反

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附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雲]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采]子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新安胡氏曰]畢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義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象相感如此○[長]

子曰承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
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
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言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不遑他則其情急之詩作時豈容有無征伐之詩也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苦而不念其危而可哀甚矣方秉徵出車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自言而已則自也人不加恤焉則是置焉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興也漸漸山石貌悠遠道路之長也勞苦也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武人將士也東征往伐東夷也皇暇也朝早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興也卒盡也沒終也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出謂出師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興也豕白蹢水性也烝衆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畢星好雨月離之則雨滂沱大雨貌

卉木萋萋雨雪載途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興也萋萋茂盛貌載滿也棘急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隮升也西方陰也崇終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重言之以深戒也

女反爾思無罪悔以我覯
女汝也覯遇也

女反爾思無罪悔以我讎
讎猶覯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
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宋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有花其花夏乃盛○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
牂子零反　生叶桑經反
牂子桑反　墳扶云反　罶音柳
飽　鮮息淺反
飽叶補苟反

賦也羊牧羊也羊大也羊膋則首大也（蒲田鄭氏曰）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罍罃筍也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名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玄叶胡匀反 矜古頑反 鞫詩及根叶居陵反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夫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蓋山謝氏曰）東山采薇出車棫樸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野叶上聿反）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叶後五反

暇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苑薄工反　狐與車叶　栈叶士板反

道

○有苑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苑尾長貌栈車竆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何草不黃四句慶源輔氏曰嘗之華言国家之衰徵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

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

詩經大全十卷終

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都人士之什十

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四日申時飛过至盧村住一日去
次日住至祁
順治十二年后伍月十八日酉時飛来次日飛去食禾一日而即飛去